

## 美国个人破产程序中离婚债务免责的 立法沿革与中国镜鉴

巫天成

**摘要** |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将生活费(离婚过程中产生的抚养费 and 抚养费)作为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此规定与1978年《美国破产法典》相同。美国司法实践证明1978年规定并不可行,理由是离婚债务的性质并不总是清晰,认定离婚债务具有生活费性质的动态体系论难以构建。为纠正此弊端,美国1994年破产法改革扩大了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范围,但对离婚债务性质的认定仍不清晰,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例外规定成为新的适用难题。美国2005年破产法改革删除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例外,但仍未改变1978年立法产生的离婚债务免责困境。在对美国破产法的立法史、司法实践和学术成果的镜鉴之上,我国必须对现行个人破产立法中离婚财产分割债务、离婚赔偿金、补偿金债务、离婚债务处理债务的免责规定,以及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例外规定进行反思与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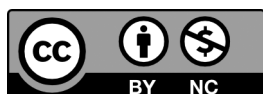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美国破产法;立法史;免责范围;离婚生活费;动态体系论

**作者简介** | 巫天成,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问题的提出

破产法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美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破产法实践。美国1978年通过现行破产法,即《美国破产法典》时,便面临因破产法与婚姻法之间冲突带来的立法困境:婚姻法允许个人自由退出婚姻,但是要求离婚的配偶抚养子女,公平分配配偶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由于婚姻引起的损失。如果允许债务人免除离婚相关的经济债务,例如离婚财产分割债务,会使得

破产法重新编排婚姻法建立的平衡,不可避免地导致破产法与婚姻法之间的紧张与冲突。<sup>[1]</sup>因此,构建个人破产制度必须研究离婚债务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免责问题,实现破产法与婚姻法的平衡。

[1]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43-44 (1993).

1978年的《美国破产法典》采用折中路线，仅认定离婚生活费（离婚过程中产生的抚养费 and 抚养费）不可免责，其他离婚债务如果本质上是生活费也不可免责。这种做法表面上平衡了个人的重新开始和家庭义务的履行，但之后的司法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带来了更多的争议与利益失衡。因此，在之后的1994年和2005年破产法改革过程中，美国学术界和司法界都在不断探索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范围。

当下，我国正在探索个人破产制度，最具前沿性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将抚养费、扶养费（后文统一用“生活费”一词指代“抚养费”和“扶养费”）作为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sup>[1]</sup>离婚财产分割、债务处理引发的债务却可以免责。<sup>[2]</sup>此规定与美国1978年破产法改革后的第523条（a）（5）相同。<sup>[3]</sup>以美国破产法为研究镜鉴，梳理美国个人破产程序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的立法史和相关司法判例、学术成果，可以预估我国未来司法实践会面临的难题，检验当下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离婚债务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免责范围。

## 二、美国1978年个人破产立法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的构建与问题

### （一）关于离婚债务不可免责范围的争论与选择

1978年之前，美国司法实践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离婚债务保护范围的理解停留在生活费。<sup>[4]</sup>改革之初，立法委员会意识到：将来抚养家庭成员的义务形式可以是根据需求定期付款，也可以是根据债务人目前或预期的财富履行财产分割协议。因此，委员会建议：“任何对妻子或孩子，到期或者将要到期的生活费债务，根据分居协议或者离婚判决作出的财产分割协议债务都不可免责。”<sup>[5]</sup>此立法意见受到破产法官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离婚过程中，丈夫或许会同意承担夫妻债务，但他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协议的法律后果，这会给丈夫带来毁灭性打击，阻碍他的重新开始。<sup>[6]</sup>最终，国会拒绝了委员会的提议。改革后的《美国破产法典》仅认定生活费不可免责，其他离婚债务如果本质上是生活费也不可免责。<sup>[7]</sup>美国由此进入了“生活费解释论”时代，在司法实践中，由破产法院通过解释决定一个费用是生活费还是财产分割。<sup>[8]</sup>

[1]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97条，2020年8月26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2]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89条，2020年8月26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3] 1978年破产法改革后，美国《破产法典》第523条（a）（5）规定，依据分居协议、离婚判决、其他法院命令、财产分割协议，破产债务人给予配偶、前配偶、子女的“alimony” “maintenance” “support” 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不可免责。11 U. S. C. § 523 (a) (5) (1982). 尽管三者可以译为“生活费” “抚养费” “扶养费”，但是，比较法的考察可以发现，“alimony” “maintenance” “support” 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根据第11版的《布莱克法律词典》，“alimony” 本身包括“maintenance” “support”。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Thomson Reuters, 2019, p. 92. 文章将使用“生活费”一词指代“抚养费” “扶养费”。

[4] 在Audubon v. Shufeldt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生活费源自“丈夫扶养妻子的天然的和法定的义务”。Audubon v. Shufeldt, 181 U. S. 575 (1901). 在Wetmore v. Markoe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扶养/抚养，不是因为任何合同的义务，或者是对妻子所欠的债务，而是因为法律的政策，此政策给丈夫施加了义务。

[5]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55-56 (1993).

[6] Same as above note, 57 (1993).

[7] 11 U. S. C. § 523 (a) (5) (1982).

[8] 1978年的破产法改革中，国会指出：州法院关于离婚生活费的规定不足以在破产程序中判断离婚债务的不可免责性。因此，破产法院有权决定离婚债务本质上是否是生活费债务。在认定离婚债务是否具有生活费性质时，应当由联邦破产法而不是州家庭法占主导地位。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57 (1993).

## (二) 仅认定离婚生活费不可免责的弊端

这种采取对生活费性质的解释论,司法实践证明是极为困难的,多数破产法院不得不对数量庞大的一系列因素进行考察。<sup>[1]</sup>

首先,尽管国会在立法中明确表示,由破产法院认定离婚债务是否具有生活费性质,但是国会和联邦法院都没有制定出明确、统一的判断标准。<sup>[2]</sup>由于没有这样的法律,有的破产法院通过列举州法院在决定给予生活费时考虑的因素,来决定离婚债务是否具有生活费性质。<sup>[3]</sup>但是,美国各州对给予生活费的参考因素也不相同,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给予生活费的前提是申请生活费的一方没有过错,而在亚利桑那州、华盛顿州,申请生活费不用考虑婚姻的不当行为。<sup>[4]</sup>在威斯康星州,除非有其他终止事由,生活费在给付一方或接受一方死亡时才终止,而在爱达荷州,生活费的给付期限为法院认定的合理期限。<sup>[5]</sup>由于联邦法缺乏债务是否具有生活费性质的统一判断标准,各州给予生活费的参考因素也不相同,美国各州破产法院有关生活费解释的判例存在大量冲突。在 Harrell 案和 Boyle v. Donovan 案中,第十一和第八巡回法院均将丈夫在离婚时承诺支付成年子女读大学的费用认定为生活费,而没有任何一个州法规定父亲对子女有这样的抚养义务。<sup>[6]</sup>在 Hammond 案中,破产法院认为,支付的费用如果不是到妻子死亡、再婚或同

居停止,就不能推定有支付生活费的目的,而生活费的给付期限各州并不一致。<sup>[7]</sup>有时,破产法院还会面临对第三方债权人的支付问题,例如,丈夫同意支付妻子离婚时的律师费,此律师费是否可以解释为生活费,成为广泛争议的问题。1994年之前,绝大多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丈夫在离婚时承诺支付妻子的律师费属于生活费,<sup>[8]</sup>这进一步模糊了生活费与夫妻债务之间的界限。

同时,国会感觉到,债务人在离婚时可以狡猾地将协议订立为财产分割协议,而不是生活费条款,然后通过破产程序免除自己的离婚债务。<sup>[9]</sup>在1978年到1994年间,只有很少数量的丈夫需要支付生活费,甚至更少的丈夫既要照顾妻子、孩子,也要承担大量离婚债务。研究显示,离婚后一年内,女性生活标准下降73%,而男性则提高42%。声称离婚男性经常遭受他们不能理解、无法负担的经济义务并没有被实践研究证明。<sup>[10]</sup>

## (三) 定性生活费债务的动态体系论构建与失败

为弥补联邦法立法的空白以及州法院参考因素的混乱,同时防止债务人逃避离婚债务,恶意损害配偶、子女利益,美国破产法院不断探索定性生活费债务的方法,试图总结出统一的判断方法与参考因素,构建定性生活费债务的动态体系论。其中,

[1] [美] 查尔斯·J. 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下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页。

[2] Sandra D. Freeburger & Claude Bowles, *What Divorce Court Giveth, Bankruptcy Court Taketh Away*, 24 Journal of Family Law 587, 600 (1985) .

[3] In re Calhoun, 715 F. 2d 1103 (6th Cir. 1983) .

[4] LA. CIV. CODE ANN. art. 112 (2018); ARIZ. REV. STAT. ANN. § 25-319 (2018); WASH. REV. CODE ANN. § 26.09.090 (West 2008) .

[5] WIS. STAT. ANN. § 767.56 (West 2014); IDAHO CODE ANN. § 32-705 (West 2022) .

[6] In re Harrell, 754 F. 2d 902 (11th Cir. 1985); Boyle v. Donovan, 724 F. 2d 481 (8th Cir. 1984) .

[7] In re Hammond, 236 B. R. 751 (Bkrcty. D. Utah 1998) .

[8] In re Birdseye, 548 F. 2d 321 (10th Cir. 1977); In re Spong, 661 F. 2d 6 (2d Cir. 1981); Matter of Seibert, 914 F. 2d 102 (7th Cir. 1990); Matter of Joseph, 16 F. 3d 86 (5th Cir. 1994) .

[9] In re Dressler, 194 B. R. 290 (Bankr. D. R. I. 1996) .

[10]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58-59 (1993) .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Calhoun 案中第六巡回法院提出的三步判断法<sup>[1]</sup>：第一，破产法院应当决定费用的目的是否是为了给予生活费。第二，破产法院必须判断配偶现在的日常需求是否需要依靠债务人承担此债务。即使上述两点都满足，破产法院根据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必须判断此债务是否明显不合理。<sup>[2]</sup>其中，第一步以离婚时为时间点，也称“目的标准”（intent test）。第六巡回法院认为，如果离婚法院或双方都没有创设不可免责债务的目的，破产法院没有基础创设。第二步以破产时为时间点，也称“现有条件标准”（present circumstance test）。<sup>[3]</sup>第六巡回法院举例说明：

例如，免除车贷上的共同债务，如果汽车本身就能够实现第三方债权人的债权，就不可能破坏不能独立生活的配偶维持日常生活的能力，因而无需认定为不可免责的债务。相反，如果免除债务后，配偶不能维持日常的生活所需，例如食物、住房、交通，那么债务就应当认定具有生活费性质。<sup>[2]</sup>

Calhoun 案提出的目的标准和现有条件标准均不成立，理由是：

### 1. 破产法院并不考虑离婚法院或双方的目的

学者 Susswein 指出：如果适用真实的目的标准，破产法院只需要根据离婚判决或协议中使用的词语或标题来定义这笔费用是否被用作生活费。<sup>[4]</sup>然而，绝大多数破产法院认为离婚判决或协议中的语言不具有决定性。<sup>[5]</sup>如果离婚法院明确表示该债务是生活费债务，破产法院通常尊重离婚法院表述的目的。但仅将双方的财产分割协议纳入离婚判决，在判决中标明离婚债务的性质，破产法院并不相信该离婚债务的性质，会在随后的听证中反对该判决。<sup>[6]</sup>在 Calhoun 案中，第六巡回法院也指出：离婚判决仅包含双方的离婚协议，尊重便是不重要的。<sup>[2]</sup>双方私下的离婚协议更容易遭受破产法院的重新定义。在 Woolard 案中，破产法院认为，仅有事实证明债务人在离婚协议中写明是生活费，不能得出结论这笔费用是生活费，法院要考虑当事人的目的。<sup>[7]</sup>在 Hegerty 案中，破产法院认为，尽管协议的名称为生活费协议，但实质上不是生活费。<sup>[8]</sup>在 Snipes 案中，破产法院认为，双方离婚协议名称的使用不影响债务性质的判断。<sup>[9]</sup>

[1] 基本案情为：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丈夫同意承担婚姻期间的五笔夫妻共同借款。协议中把承担借款债务按照生活费处理，但协议的名称是财产分割协议。除了丈夫承担还款义务，妻子没有其他生活费。离婚后，丈夫申请破产，妻子主张丈夫承担婚姻期间的五笔借款债务属于生活费，不可免责。In re Calhoun, 715 F. 2d 1103 (6th Cir. 1983)。比较法上，承担夫妻债务通常被认为是财产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此方法在定性离婚财产分割债务时也可适用。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589 (1991)。

[2] In re Calhoun, 715 F. 2d 1103 (6th Cir. 1983)。

[3] 现有条件标准最早在 Warner 案中提出。在 Warner 案中，破产法院认为，由于任何债务都可以被认为是生活费债务因而不可免责，对债务人而言是一种潜在的不公平负担。只考虑最初的条件，如果没有必要的生活费存在，就会极大妨碍一个人的重新开始。In re Warner 5 B. R. 434, (Bankr. D. Utah 1980)。现有条件标准认为，最初作为生活费的债务可以由于环境的改变而在破产程序中认定成一个不同性质的债务。如果需要扶助的内容已经不存在，不可免责的债务也就变成了可免责的债务。In re Calhoun, 715 F. 2d 1103 (6th Cir. 1983)。

[4] David M. Susswein, *Divorce Related Property Division v. Alimony,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in the Bankruptcy Context: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22 Hofstra Law Review 679, 692 (1994)。

[5] 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595 (1991)。

[6] Janet Leach Richards, *A Guide to Spousal Support and Property Division Claims und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 41 Family Law Quarterly 227, 237-238 (2007)。

[7] In re Woolard, 269 B. R. 748 (Bkrty. S. D. Ohio. 2001)。

[8] In re Hegerty, 227 B. R. 852 (Bkrty. S. D. Ind. 1998)。

[9] In re Snipes, 190 B. R. 450 (Bkrty. M. D. Fla. 1995)。



同时,目的标准也不可行,区分有争议的离婚债务目的是相当困难的。例如离婚判决或协议规定,房屋归丈夫所有,妻子获得金钱补偿,很难说清补偿的费用中有多少是用于给予生活费,有多少是财产分割。一个特定的债务是采用财产分割还是生活费的形式,经常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例如离婚财产的数量、债务的分割、律师准备协议的起草方式等。<sup>[1]</sup>考虑到这种困难,在Goin案中,第十巡回法院认为,在配偶需要扶助的场合下,破产法院可以推定这一财产分割具有支付生活费的目的。<sup>[2]</sup>因此,在决定离婚法院或者双方目的时,破产法院其实考虑双方离婚时的经济条件。如果履行债务是维持配偶的必要需求,债务就会被定义为生活费。因此,目的标准其实是“功能”或者“需求”标准(function or needs test)。<sup>[3]</sup>

## 2. 导致破产法院凌驾于离婚法院之上

在Calhoun案中,第六巡回法院在注释中承认,有关现有条件的调查一定程度会修改离婚法院的判决,但由于立法要求适用联邦标准,这是不可避免的。<sup>[4]</sup>关于现有条件标准,学者Susswein指出:破产法院取代离婚法院在双方现在的条件基础上作出独立的需求分析,以评估双方需求的方式介入了离婚法院的领域。<sup>[5]</sup>学者Scheible指出:采用现有条件标准会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它潜在地将全部或部分不可免责的生活费债务转化为可免责的债务。破产法院转化和重新定义生活费,本质上是修改离婚法院的生活费

命令。相反,设立和修改生活费一直是离婚法院的专有功能。<sup>[5]</sup>

Calhoun案采用的现有条件标准受到了第二、三、八、十和十一巡回法院的一致拒绝。第十一巡回法院首先拒绝适用现有条件标准,法院指出:第523条的规定没有表示要对双方经济条件进行精确调查,也没有规定要对条件的改变进行持续评估。法院进一步指出:此调查将使破产法院在家庭事务上陷入混乱,这些事务应当留给离婚法院处理。<sup>[6]</sup>第二巡回法院指出:适用现有条件标准会使破产法院处于修改离婚判决的位置,不适当地夺取离婚法院创设和修改生活费的传统权力,干扰离婚法院处理离婚的制度。法院进一步指出:费用的本质在创设之初就最终决定了在破产程序中的性质。生活费代表离婚法院家庭领域的政策,此政策拒绝被侵占。<sup>[7]</sup>第三巡回法院同意第二巡回法院的论证,同时补充到:现有条件标准,对那些通过奋斗自给自足的配偶而言是一种惩罚。<sup>[8]</sup>第十巡回法院认为,无论从免责例外的语言还是立法史,都没有现有条件标准的基础。法院拒绝“在没有国会更加明确的命令下,入侵州家庭法的领域”<sup>[9]</sup>。

此外,现有条件标准让债务人可以主张,即使离婚时的特定债务是生活费,离婚后由于发生的事件剥夺了生活费的特性,使得它在破产中整体或者部分可免责。<sup>[10]</sup>在宾夕法尼亚州,法院阐述了现

[1]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61-62 (1993) .

[2] In re Goin, 789 F. 2d 1391 (10th Cir. 1983) .

[3] David M. Susswein, *Divorce Related Property Division v. Alimony,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in the Bankruptcy Context: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22 Hofstra Law Review 679, 692 (1994) .

[4] In re Calhoun, 715 F. 2d 1103 (6th Cir. 1983) .

[5] 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580-581 (1991) .

[6] Harrell v. Sharp, 754 F. 2d 902 (11th Cir. 1985) .

[7] Forsdick v. Turgeon, 812 F. 2d 801 (2d Cir. 1987) .

[8] In re Gianakas, 917 F. 2d 759 (3d Cir. 1990) .

[9] Sylvester v. Sylvester, 865 F. 2d 1164 (10th Cir. 1989) .

[10]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64 (1993) .

有条件标准带来的利益失衡:

允许破产法院在决定该笔费用是否是生活费时,考虑双方经济条件的变化,几乎所有案件中这些债务都是可免责的。大多数案件中,当债务人申请破产时,配偶的经济状况如果不是更优越的话,至少也会与债务人相当。而债务人,毕竟是被债务逼到破产的。<sup>[1]</sup>

许多破产法院也认为,适用现有条件标准,理论上会允许债务人“控制对配偶离婚债务的性质”<sup>[2]</sup>。债务人只需要不支付生活费,配偶就要被迫自己生存,改善生活条件。债务人破产时,配偶便会显得不再需要扶助,债务人因此可以主张不可免责的债务变成了可免责的债务。因此,准许破产法院追溯修改生活费,实际上鼓励债务人延长破产程序,直到这些债务发生,这会产生违法、不公平的后果。<sup>[3]</sup>

因此,美国破产法院构建的动态体系论并没有解决1978年立法产生的难题,立法迫切需要修正。

#### (四) 小结

1978年的《美国破产法典》仅允许离婚生活费不可免责,对于其他离婚债务,美国意图通过解释该债务是否具有生活费性质的方法认定该债务是否不可免责。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立法的预期。在立法层面,联邦法与州法均没有给出判断离婚债务具有生活费性质的定性标准;在司法层面,破产法院试图构建定性生活费的动态体系论,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1978年的立法反而给予债务人机会在离婚时故意订立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借助破产程序恶意逃避自己的离婚债务。

### 三、美国1994年个人破产立法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的修正与新难题

#### (一) 对离婚债务免责规定修正的批判

美国1994年破产法改革时在《美国破产法典》中增设了第523条(a)(15),即该笔债务虽然不属于第523条(a)(5)描述的范围,但如果该债务是债务人在离婚或分居过程中,根据分居协议、离婚判决、或法院的其他裁定等引发,也不可免责。<sup>[4]</sup>1994年的委员会报告对此立法目的进行了阐释:

一些案件中,离婚双方同意由一方支付对第三方债权人的夫妻债务,让另一方从这些债务中免责,以此换取降低生活费的支付。其他案件中,配偶同意更低的生活费,以此换取分割更多婚姻财产。现行法律下,如果赔偿债务或财产分割债务不被认为本质上是生活费,就可免责。配偶因此会负担大量的债务,而只有少量或没有生活费。<sup>[5]</sup>

1994年后,有人预测,新的免责例外会取代第523条(a)(5),成为债务人对配偶的赔偿债务不可免责的唯一基础。<sup>[6]</sup>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理由是第523条(a)(5)和第523条(a)(15)的权利存在区别。1994年的《美国破产法典》第523条(a)(15)规定了两个例外:(1)债务人没有能力支付债务;(2)让债务人免责给债务人带来的利益大于给配偶、前配偶、子女带来的损害。上述两个例外只要满足其一,第523条(a)(15)规定的不可免责的债务就可以例外地免责,<sup>[7]</sup>而第523条(a)(5)却没有此规定。因此,配偶起诉的案件中,破产法院通常首先考虑让离婚债务作为生活费债务,只有第523条(a)(5)的权利不可行时才会考虑第523条(a)(15)的权利。<sup>[8]</sup>

[1] In re Chedrick, 98 B. R. 731 (W. D. Pa. 1989).

[2] 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607 (1991).

[3] Same as above note, 599 (1991).

[4] 11 U. S. C. § 523 (a) (15) (1994).

[5] H. R. REP. NO. 103-835, pt. 3, at 68-69 (1994).

[6] Margaret M. Mahoney, *Debts, Divorce, and Disarray in Bankruptcy*, 73 UMKC Law Review 83, 96 (2004).

[7] 11 U. S. C. § 523 (a) (15) (1994). 委员会对此处的立法理由是:支付生活费必须比支付财产分割债务更为重要。H. R. REP. NO. 103-835, pt. 3, at 68-69 (1994).

[8] Margaret M. Mahoney, *Debts, Divorce, and Disarray in Bankruptcy*, 73 UMKC Law Review 83, 97 (2004).

司法实践亦表明,1994年的破产法改革不仅没有解决争议,反而将部分问题复杂化。以离婚过程中的律师费为例,在Gatliff案中,破产法院认为,债务人支付妻子的律师费,目的不是为了支付生活费,离婚判决也没有写明律师费具有生活费性质。<sup>[1]</sup>在Baker案和Pino案中,破产法院认为,考虑到平衡双方的收入差距,应当将律师费作为生活费。<sup>[2]</sup>其他案件中,破产法院认为,如果债务人不支付生活费,配偶起诉请求强制履行生活费债务,由此支出的律师费具有生活费性质。<sup>[3]</sup>因此,1994年后,关于律师费性质的争议反而更加复杂。学者Miles指出:尽管大部分法院承认国会在法典上增加这个条款的良好目的,第523条(a)(15)的语言没有获得赞扬,在适用和解释规定时,导致了严重的障碍。法院批判523(a)(15),因为模糊、不精确、繁琐,导致许多法院请求修改立法。<sup>[4]</sup>

## (二) 定性生活费债务的动态体系论再构建

由于1994年立法改革并没有解决争议,之前Calhoun案的方法亦受到众多批判,美国破产法院需要重新探索定性生活费债务的动态体系论。如今,破产法院定性生活费债务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大部分破产法院关注离婚债务创设时双方的目的以及债务的功能。<sup>[5]</sup>前文所述,所谓的标准其实是功能标准。因此,破产法院实际关注双方离婚时的经济条件以及离婚债务的功能。这种方法存在下列弊端:(1)设立前提不成立。目

的标准(功能标准)建立的前提假设是:离婚法院或双方的目的要么是设立生活费,要么是设立财产分割。但是,财产分割亦可以发挥生活费的功能。法院分配婚姻财产时,不仅考虑诸如对婚姻经济上和非经济上的贡献等历史因素,同时考虑配偶离婚后的收入和工作前景、经济需求。因此,法院实际通过财产分割为离婚后的配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这使得一个简单的离婚债务同时发挥多个功能。破产法院试图解释离婚法院或双方的目的是为了给予生活费还是财产分割,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sup>[6]</sup>(2)当事人举证以及破产法院审查存在困难。首先,大量的案件中,离婚债务是协商谈判的结果,私人离婚协议通常不会列举双方作出经济安排的具体理由。破产法院定性离婚债务时,离婚协议只能提供很少的历史信息,<sup>[7]</sup>既不能帮助配偶说明债务的目的,也无法让破产法院知晓双方离婚时的经济条件。其次,即使是离婚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也是法官考虑众多因素后的结果,法官无法决定有多少分配是给予生活费,有多少仅仅是财产分割。<sup>[8]</sup>(3)重复处理。在确定离婚债务性质时,破产法院实际上重复考虑了同样的经济因素和其他合理因素,而这些因素之前离婚法院判决时就已经考虑过了。学者Singer指出:一个判决产生的债务是相互竞争的结果,离婚法院已经决定了合理和公平的义务。甚至离婚债务是私下协商产生的,它也可能代表

[1] In re Gatliff, 266 B. R. 381 (Bkrcty. N. D. Ill. 2000) .

[2] In re Baker, 274 B. R. 176 (Bkrcty. D. S. C. 2000) ; In re Pino, 268 B. R. 483 (Bkrcty. W. D. Tex. 2001) .

[3] In re Strickland, 350 B. R. 158 (Bkrcty. D. Del. 2006) ; In re Evans, 278 B. R. 407 (Bkrcty. D. Md. 2002) ; In re Glabb, 261 B. R. 170 (Bkrcty. W. D. Pa. 2001) .

[4] Veryl Victoria Miles, *The Nondischargeability of Divorce-Based Debts in Bankruptcy: A Legislative Response to the Hardened Heart*, 60 Albany Law Review 1171, 1178 (1997) .

[5] Janet Leach Richards, *A Guide to Spousal Support and Property Division Claims und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 41 Family Law Quarterly 227, 237 (2007) .

[6] David M. Susswein, *Divorce Related Property Division v. Alimony,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in the Bankruptcy Context: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22 Hofstra Law Review 679, 697 (1994) .

[7]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87 (1993) .

[8] David M. Susswein, *Divorce Related Property Division v. Alimony,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in the Bankruptcy Context: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22 Hofstra Law Review 679, 681 (1994) .

着公平和深思熟虑过的债务。<sup>[1]</sup>破产法院的这种处理对离婚双方而言都是昂贵、极具破坏性的。

### （三）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例外的适用难题

除了对生活费债务的定性存在困难外，1994年破产法改革新设的两个针对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例外规定，即第525条（a）（15）（A）和第525条（a）（15）（B），亦存在模糊性和适用障碍，需要司法实践进一步弥补立法缺陷。

对于第525条（a）（15）（A）所要求的债务人不具备支付债务的能力，美国司法实践最初常适用《美国破产法典》第13章的“可支配收入标准”（disposable income test）。《美国破产法典》第1325条（b）（2）规定，“可支配收入”指债务人当前的月收入减去合理必要费用。合理必要费用包括：债务人及其抚养人的生活费用，以及债务人从事商事业务所需的必要费用。<sup>[2]</sup>但是，可支配收入标准也受到众多批判，理由是：（1）第13章是关于有固定收入的个人债务调整的规定，也称“个人重整”，它适用于特定对象，即有固定收入的债务人，债务人必须收入足够稳定且规律。<sup>[3]</sup>如果在第7章清算程序中适用可支配收入标准，很大程度会支持债务人免责，因为申请破产的情况本身足以说明债务人的经济情况很糟糕。（2）考虑因素单一。在Jodoin案中，破产法院充分阐述了可支配收入标准的局限。法院同意，可支配收入标准在开始调查债务人的支付能力上是好的，但调查不应局限于此标准。法院认为可支配收入

标准最适合涉及“纯经济”问题的案例。离婚案件中评估债务人支付离婚债务的能力，必须考虑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法院指出：家庭关系案件的可悲事实是，主观的非经济因素变得重要。当配偶对婚姻失败所带来的强烈痛苦作出反应时，他们会拒绝工作或故意削弱自己的收入能力，也称债务人“自我摧残的经济行为”（sub-rational or self-destructive economic behavior）。<sup>[4]</sup>在Huddelston案中，破产法院指出：任何只关注债务人现在经济负担，而不考虑他免责影响的标准，并不能正确衡量债务人的支付能力。仅是公平，就要求更加广泛的调查。<sup>[5]</sup>认识到可支配收入标准的局限后，部分破产法院将目光投向第523条（a）（8）规定的学生贷款债务可免责的例外情况，即“过分艰难标准”（undue hardship test）。

所谓“过分艰难标准规定”，指的是如果继续保持此债务将导致债务人及其被抚养人过分艰难，第523条（a）（8）规定的不可免责的学生贷款债务可以例外地免责。<sup>[6]</sup>对于何为“过分艰难”，Brunner v.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 Services Corp.案提出了三步法标准：（1）依照债务人现有收入水平与开支情况，要求债务人清偿贷款债务将使得其无力维持本人及其被抚养人“最低”生活水平；（2）目前的其他背景情况表明，在清偿期内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一现状都将持续；（3）债务人已经善意地尽力偿还贷款。<sup>[7]</sup>债务人必须满足所有三项因素，否则破产法院会认定不存在过分艰难的情况。<sup>[8]</sup>因此，在Jodoin案中，破产法院主张同时适用可支配收入标准和过分艰难标准，这样既

[1]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99-100 (1993) .

[2] 合理必要费用具体包括：（A）（i）维护或保障债务人及其抚养人生活的费用，或者在破产申请后首次成为应付款项的家庭生活费；（ii）向宗教或慈善机构作出的捐款，但金额不得超过该捐赠作为当年债务人收入的15%；（B）如果债务人从事商事业务，为了商事业务的继续、维持和管理所需要的费用。11 U. S. C. § 1325 (b) (2) (2018) .

[3] 11 U. S. C. § 101 (30) (2018) .

[4] In re Jodoin, 196 B. R. 845 (Bankr. E. D. Cal. 1996) .

[5] In re Huddelston, 194 B. R. 681 (Bkrty. N. D. Ga. 1996) .

[6] 11 U. S. C. § 523 (a) (8) (2018) .

[7] Brunner v.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 Services Corp. , 831 F. 2d 395 (2d Cir. 1987) .

[8] [美] 查尔斯·J. 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下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3页。



可以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及债务人维持生活的合理成本,同时可以考虑更多“重要的主观”因素,在债务人自我摧残的经济行为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深刻调查债务人的支付能力。<sup>[1]</sup>

相反,第523条(a)(15)(B)所要求的让债务人免责的利益大于给配偶、前配偶、子女造成的损害,也称利益损害平衡(benefit/detriment balancing),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理由是:(1)该标准不具有可操作性。司法实践中,判断让债务人免责的利益大于给配偶、前配偶、子女造成的损害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没有统一的适用步骤。学者Maloy指出:破产法院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如果免除离婚债务,配偶申请破产的可能性;离婚后到破产申请时双方经济条件的变化;双方及各自现任配偶的收入;破产后双方债务的比较;所涉夫妻债务的数量和性质,以及配偶是否要承担共同债务;双方及各自现任配偶的健康、工作技能、培训、年龄、教育;配偶在破产法下是否有救济等。<sup>[2]</sup>因此,美国司法实践也没有明确的适用步骤,适用此标准极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导致司法审判混乱。(2)司法成本过高。如果适用此标准,破产法院在每一个案件中都需要对众多因素进行衡量,这会带来巨大的司法负担。(3)增加离婚双方的诉讼负担。由于此标准可以在每一个破产案件中适用,离婚双方会被迫卷入诉讼纠纷。在Smither案中,破产法院指出:

尽管523(a)(15)设立来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此法条解决,配偶在每次破产诉讼中继续互相发动法律战争的能力,将是所有相关人员的一个重大负担。很多次,法院看到贫困的双方在破产案件中就家庭关系的债务免责相互争执,没有一方能够支付费用……不幸的是,523(a)(15)将会给更多配偶额外的途径来继续他们破坏性的斗争。新的家庭关系的战场使得已经痛苦的破产和离婚相较于之前更加具有破坏性。<sup>[3]</sup>

同时,债务人也可以借此标准逃避离婚债务,恶意损害配偶、子女利益。

#### (四)小结

1994年的《美国破产法典》扩大了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范围,除生活费不可免责的条款之外,另外规定离婚协议或离婚判决产生的离婚债务亦不可

免责。对于后者,《美国破产法典》设置了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两种例外情形。这使得破产法院在实践中仍需要区分生活费和财产分割债务,但破产法院仍未探索出有效定性离婚债务性质的动态体系论。同时,“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例外”成为新的解释难题。在规定的两种例外情形中,支付能力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可支配收入标准”到“过分艰难标准”的发展;利益损害平衡标准则逐步被司法实践所摒弃。

#### 四、美国2005年个人破产立法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的修订与困境

2005年美国通过了《破产滥用防止及消费者保护法》(简称BAPCPA),其中,将原先第523条(a)(5)的要求转移到第101条(14A)中,第101条(14A)中包含的语言和2005年之前的语言本质上相同,只是结构不同。<sup>[4]</sup>BAPCPA同时大量修改了第523条(a)(15)。最突出的是删除1994年《美国破产法典》第523条(a)(15)规定的两个例外规定。<sup>[5]</sup>2005年的委员会报告指出:

许多调查显示,一些破产债务人有能力偿还大多数债务。但是,现在的法律并没有要求这些债务人偿还他们的债务。破产法院普遍认为,考虑债务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是导致第7章案件中发生严重滥用(substantial abuse)的因素。破产法院之间对债务人支付能力的依赖程度也彼此不同。<sup>[6]</sup>

[1] In re Jodoin, 196 B. R. 845 (Bankr. E. D. Cal. 1996).

[2] Richard H. W. Maloy, *Using Bankruptcy Court to Modify Domestic Relations Decrees: Problems Created by 523(a)(15)*, 31 Family Law Quarterly 433, 457-459 (1997).

[3] In re Smither, 194 B. R. 102 (Bankr. W. D. Ky. 1996).

[4] Becker McKay Wyckoff, *They're Just Letting Anyone in These Days: The Expansion of 523(A)(5)'s Domestic Support Obligation Exception to Discharge*, 28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 637, 663 (2012).

[5] 11 U. S. C. § 523(a)(5) (2018).

[6] H. R. REP. NO. 109-31 (I), pt. 1, at 4 (2005).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第 523 条（a）（15）下的离婚债务潜在可免责，2005 年之前的破产法院见证了许多诉讼案件都是关于决定债务本质上是否是生活费债务。过去的时间里，大量判例法有所发展，各巡回法院判断的方法却不相同。<sup>[1]</sup>

但为了实现判例的统一，直接删去例外规定并不利于平衡债务人与配偶之间的利益。通常，财产分割、债务处理引发的债务不可因条件的变化而修改。如果让债务人承担远超过支付能力的债务，似乎过于严苛。学者 Scheible 指出了这种困境：通常，给予受抚养者的经济费用开始便是不足的。过度关注债务人现在的经济条件会使配偶和子女更加贫困，给予债务人不公平的重新开始。相反，如果配偶生活优越而债务人的条件极具下降，不免除不合理的离婚债务，债务人的破产没有给予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虚假的重新开始。<sup>[2]</sup>

修改后，未来似乎不再需要评价债务人对配偶的离婚债务是否属于生活费债务，因为离婚债务无论如何都在第 523 条下都不可免责。但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因为第 523 条（a）（15）不能在第 13 章中适用。<sup>[3]</sup>关于第 13 章，《美国破产法典》第 1328 条（a）（2）就不可免责的债务保留第 523 条（a）（5），排除第 523 条（a）（15）。<sup>[4]</sup>第 523 条（a）（5）和第 523 条（a）（15）都涉及离婚债务，第 13 章的处理方式却不相同。<sup>[5]</sup>破产法院处理第 13 章案

件涉及这些形式的债务时，相较于第 7 章和第 11 章，必须区分这些债务。因此，在第 13 章中，有关第 523 条（a）（5）的分析将会持续。学者 Wyckoff 对此指出：这部分的法律在历史上广受争议，破产法院区分这两种形式债务所采用的方法大不相同。或许只有国会或者最高法院的公告能够厘清第 523 条（a）（5）和第 523 条（a）（15）之间的区别，以及破产法院区分这两种债务的方法。<sup>[6]</sup>

## 五、美国个人破产立法离婚债务免责规定对中国立法启示

### （一）中美个人破产立法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之比较

当下，我国正在探索个人破产制度，最具前沿性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将抚养费、扶养费（即文章所称的生活费）作为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离婚财产分割、债务处理引发的债务却可以免责。相关的立法理由是：债务人履行法定抚养、扶养义务的费用，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考虑，此类债务不适合免责。<sup>[7]</sup>此规定与美国 1978 年破产法改革后的第 523 条（a）（5）相同。但是，生活费这一概念在中美两国所涵盖的范围却并不一致。在美国，离婚赔偿金、补偿金本质上属于生活费。美国婚姻法发展过程中，许多司法管辖区创设了“赔偿型”或“补偿型”生活费（reimbursement

[1] Daniel A. Austin, *For Debtor or Worse: Discharge of Marital Debt Obligations under the Bankruptcy Abuse Preven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of 2005*, 51 Wayne Law Review 1369, 1371 (2005) .

[2] 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638 (1991) .

[3] 第 13 章是关于有固定收入的个人债务调整的规定，也称“个人重整”。[美]查尔斯·J. 泰步：《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30 页。

[4] 第 1328 条（a）（2）规定：第 523 条（a）不可免责的债务限于：（1）（B），（1）（C），（2）-（9）。11 U. S. C. § 1328 (a) (2) (2018) .

[5] 第 13 章中，债务人如果不能支付生活费，申请第 13 章后需要说明原因，否则第 13 章的案件会转为第 7 章或者拒绝申请。而且，如果司法或行政命令要求债务人支付生活费，确认第 13 章的计划会要求债务人在提交申请后，只有支付所有的生活费债务计划才能到期。而且，第 13 章的债务人在完成计划后不能就保留的债务获得免责，除非证明他支付了所有的生活费债务。对于非生活费的生活费债务，却没有此规定。James L. Musselman, *Once upon a Time in Bankruptcy Court: Sorting Out Liability of Marital Property for Marital Debt is No Fairy Tale*, 41 Family Law Quarterly 249, 271-272 (2007) .

[6] Becker McKay Wyckoff, *They're Just Letting Anyone in These Days: The Expansion of 523 (A) (5)'s Domestic Support Obligation Exception to Discharge*, 28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 637, 668 (2012) .

[7] 卢林主编：《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01~302 页。

or restitutional alimony), 目的是弥补一方对另一方在教育和职业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许多家庭法学者认为, 此种生活费可以防止一方配偶因婚姻在经济上受益, 或在经济上占有主导地位从而不当得利。同时弥补因为照顾孩子, 承担家务而丧失收入能力的配偶。<sup>[1]</sup>相反, 我国《民法典》单独规定了离婚补偿金和赔偿金,<sup>[2]</sup>生活费在我国限于抚养费、扶养费等费用。若采用《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之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仅要区分生活费和离婚财产分割、债务处理引发的债务, 还需要另外区分离婚补偿金、赔偿金。

同时,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针对所有不可免责的债务规定: 如果债务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不予免除将导致债务人及其所抚养费人生活长期极其困难的, 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部分或全部免除。<sup>[3]</sup>此规定和1994年的《美国破产法典》存在部分相似之处, 其亦将债务人的支付能力作为不可免责的债务可免责的考虑因素。区别在于, 我国以“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作为判断前提, 债务人只有符合此前提条件才能进一步判断其支付能力。

梳理美国破产法立法史可以发现, 当前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没有意识到破产法院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处理离婚债务将要面临的严峻挑战: 夫妻以定期金方式分割共同财产引发的离婚债务是否可以免责; 离婚后, 夫妻一方承担共同债务后按照离婚判决或协议向另一方追偿, 此离婚债务是否可以免责; 离婚判决或协议载明的补偿金、赔偿金是否可以免责, 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司法实践要面临的疑难问题。

## (二) 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离婚债务免责范围之重构——美国经验借鉴

在对美国破产法的借鉴基础之上, 除生活费债务不可免责之外, 我国立法应当重新思考个人破产程序中其他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范围。

首先, 离婚财产分割引发的债务应全部不可免责。仅允许生活费不可免责的立法前提是认为生活费和财产分割可以区分, 且生活费是提供经济帮助、实现离婚经济公平的首要选项。<sup>[4]</sup>但是, 财产分割亦可以通过公正、合理的分配方式既给予一方应当拥有的财物, 也为离婚后的配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我国离婚法院亦可以通过财产分割为配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sup>[5]</sup>因此, 提供经济帮助并非生活费的专有功能, 生活费与离婚财产分割并无实质区别。同时, 美国司法实践证明, 无论是目的标准抑或功能标准、现有条件标准, 均无法构建认定离婚债务具有生活费性质的动态体系论, 这些方法反而加剧了破产法与婚姻法之间的冲突。修正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扩张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范围, 认定离婚财产分割债务不可免责, 从而协调破产法和婚姻法之间的冲突。<sup>[6]</sup>

其次, 离婚赔偿金、补偿金债务应全部不可免责。与生活费相同, 离婚补偿金、赔偿金同样发挥着照顾弱势群体、实现经济公平的功能。我国虽专门规定了离婚补偿金、赔偿金, 但参照美国法, 两者可以属于广义的生活费范畴, 因离婚产生的赔偿金、补偿金亦应当不可免责。

再次, 离婚债务处理引发的债务, 由于涉及第三方债权人, 存在多种债权债务关系: (1) 夫妻

[1]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81 (1993).

[2] 《民法典》第1088条、第1091条。

[3]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89条, 2020年8月26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

[4]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44-45 (1993).

[5] 《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 “离婚时, 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6] David M. Susswein, *Divorce Related Property Division v. Alimony,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in the Bankruptcy Context: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22 Hofstra Law Review 679, 701 (1994).



双方对第三方债权人的债务；（2）债务人按照离婚判决或协议向配偶履行规定义务的支付债务；

（3）债务人对配偶向第三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后追偿的赔偿债务，<sup>[1]</sup>应部分不可免责。其中，债务人对第三方债权人的债务应当免责，理由是：第三方债权人并非主张离婚债务不可免责的保护对象，保护家庭成员必须限制在那些符合“家庭”范围的人身上。<sup>[2]</sup>同时，允许债务人对第三方债权人的债务不可免责，会给予第三方债权人债权不可免责的特权，而此特权却没有给予其他破产债权人，违反破产法的债权平等原则；<sup>[3]</sup>相比之下，债务人向配偶履行规定义务的支付债务和债务人对配偶承担清偿责任后的赔偿债务应不可免责。前者使得配偶能够请求执行离婚判断或协议中的条款，从而立即支付对第三方债权人的欠款。如果免除债务人的支付债务，配偶没有任何救济直到向第三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后才能依据之前的离婚判决或协议请求债务人赔偿。<sup>[4]</sup>后者避免一方因另一方破产而陷入独自承担全部夫妻债务的困境。离婚对所有家庭成员而言可能都会有经济上困难，但允许一方避免他的离婚义务，代价是另一方会加剧已经困难的经济状况，破产法不应当追求将夫妻双方均置于破产的困境。<sup>[5]</sup>同时，此亦在保护离婚双方对离婚协议、判决分配夫妻债务的合理预期，维护正常的离婚程序。

最后，以“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作为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前提条件并不合理。如果配偶生活优越而债务人的条件极具下降，即使债务人未丧失劳动能力，不免除不合理的离婚债务，债务人的破产没有给予他任何东西，除了一个虚假的重新开始。<sup>[6]</sup>因此，判断不可免责的债务是否

可以免责，关键在于判断债务人支付债务的能力。对于支付能力的判断，可结合美国的可支配收入标准与过分艰难标准形成三步判断法：第一步，依据可支配收入标准，让债务人承担离婚债务会使得债务人无法维持可支配收入标准规定的合理必要支出；第二步，依据过分艰难标准，这种无法维持合理必要支出的状况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第三步，依据过分艰难标准，债务人对于清偿离婚债务已经尽到了善意的努力。如果符合上述三个步骤，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以例外地免责。

## 六、结语

梳理美国破产法的立法史、司法判例和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美国自1978年通过《美国破产法典》后便面临离婚债务免责问题带来的困境，司法实践难以构建认定离婚债务具有生活费性质的动态体系论，仅允许生活费债务不可免责损害债务人配偶、子女利益，破坏正常的离婚程序，导致破产法与婚姻法的冲突。之后的1994年、2005年破产法改革虽有修正，但均没有克服1978年立法带来的困境。当前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采用的做法与美国1978年立法时的规定的相同，我国未来司法实践也会面临与美国相同的问题，因此必须反思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仅允许生活费不可免责并非构建个人破产程序中离婚债务免责规定的最优解，我国立法应当摒弃当前《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关于离婚债务免责的规定，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离婚财产分割债务、离婚赔偿金、补偿金债务、离婚债务处理债务的免责规定，以及不可免责的离婚债务可免责的例外规定进行重构。

[1] Margaret M. Mahoney, *Debts, Divorce, and Disarray in Bankruptcy*, 73 UMKC Law Review 83, 97 (2004).

[2] Becker McKay Wyckoff, *They're Just Letting Anyone in These Days: The Expansion of 523 (A) (5)'s Domestic Support Obligation Exception to Discharge*, 28 Emory Bankruptcy Developments Journal 637, 681-682 (2012).

[3] Same as above note, 678 (2012).

[4] Margaret M. Mahoney, *Debts, Divorce, and Disarray in Bankruptcy*, 73 UMKC Law Review 83, 108 (2004).

[5] Jana B. Singer, *Divorce Obligations and Bankruptcy Discharge: Rethinking the Support/Property Distinction*, 30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43, 58-59 (1993).

[6] Sheryl L. Scheible, *Bankruptcy and the Modification of Support: Fresh Start, Head Start, Or False Start*, 69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577, 638 (1991).